

> 背影

回老家云南普洱,见到高中同学老方,不约而同又念起开荣老师。

老方说,前段时间有几次打算去家里看看开荣老师,忽然才想起他已经不在了。

是的,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开荣老师,见与不见,他都在着,似乎从未远去,不过是好久未见而已。

曾经忙于工作,多年来又在外地,我有几年与开荣老师没见面。

还记得他从教五十年的时候,一些同学约着与他聚会纪念,我刚调到昆明工作,没空回去参加。与同学们在电话里商量做点什么为念,首先想到做个团茶。茶为敬,且普洱茶“越陈越香”的韵味,正契合我们心目中的开荣老师。老朱同学是颇有名气的普洱龙生集团董事长,由他牵头做这个茶,品质与心意俱佳。五十斤,合于五十年,随时可以品饮,又可以长久保存。

除此之外,我和老方都觉得还应当有点其他相得益彰的表达。嗯,最好是一幅字。写什么、谁来写?刚好我儿子练着书法,就说由他写来看看,至少应该比我们这些没练过毛笔字的老同学更入流些。由我们孩子来做这件事,也是一种尊师之道的传递。内容呢,老方我俩一致认为就两个字:大爱。

儿子写好后,老方到我家里审看,在电话里对我说,很好了。

在我们大小芦山的学生以及家长,乃至那一带老百姓当中,说起开荣老师,就是一份亲切,一份信任,一种认可。有些时候,他就像个公约数,是那一带各方面人们无须言说的归属。开荣老师的存在,就是我们翠云中学的一个符号、一个标识。在那一方天地间,他是一份众人可及的大爱。

初识开荣老师是1980年,那年,我到翠云中学读高中。

开荣老师一人给我们上三门课: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。他讲数学基本是照本宣科,解题时照着一本参考书,边板书边念叨着:从这一步到这一步。数学基础好的

同学,也都心领神会地跟着从这一步到这一步。我数学悟性较差,到底是从哪一步到哪一步,大多没弄明白。有些和我差不多稀里糊涂的同学,禁不住问老师,这一步是怎么得来的?他说,这是规定。

我的高中数学大抵就被如此规定了,高考时只考了五十多分。而同样是我们的同班同学,有几位参加高考的数学成绩却几近满分。

相较于数学课,开荣老师讲的历史和地理课就生动有趣且开阔。对于那时阅读量贫乏的我们,他讲的世界历史尤其给我们开眼界。讲到兴奋处,他往往眉飞色舞。最记得他讲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,那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,至今我们同学还学得惟妙惟肖。

最佩服他对世界地理的熟悉,哪个国家在哪个位置,大体是个什么形状,他都能随手在黑板上给画出来。

一个老师讲三门高中课程,而且是横跨文理,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偏远的地方似乎习以为常。其实远不止于此,开荣老师还教授过高中语文课。据说,从20世纪50年代思茅师范毕业分配到麻栗坪小学开始,小学、初中的几乎所有课程他都教过。翠云中学招收高中生以来,除了英语他真不懂之外,其他课程差不多都教过。

一个初级师范毕业生,怎么能教那么多课程呢?他说,靠自学。多年来,他都给自己定下读书学习的目标,曾经有过硬性要求,每天看书必须达到多少页以上。如此有学无类,日积月累,他就成了大小芦山一带似乎无所不能教的老师。

这样一位老师达人,在日常生活中却大抵属于典型的手无缚鸡之力者。

他走路有点罗圈腿,一摇一晃,碎步前行。常年戴一顶那个年代常见的浅灰色圆军帽,特别适合他白白净净的圆脸。一双小眼睛圆而黑亮,看人时眯眯一笑,嘴角微微下抿。平时说话略带口吃,但凡我们同学老师聚会时,他肯定是说话的主角。说到高兴处,他双眼愈发圆亮,绘声绘色。至于内容,则基本是重

复多年的故事,而我们每次听着,却仍是那么津津有味。

开荣老师20世纪50年代到小芦山头麻栗坪教书时,只有十七八岁。到从教五十年的2008年,他已年近七十。从那以后,他才从校内外各种课堂上退下来。曾经一度还不适应退休,没上课的他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
也难怪,执教五十年,他竟然没有缺过一堂课。有人问,难道没有生病请过假吗?他说,怎么不会生病!只是没有病到不能坚持上课的地步,也就从来没有请过病假。

五十年来只专做教师,没担任过一官半职。用他的话说,连个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。一介布衣老师,五十年如一。

翠云中学那几年的中考成绩,在当时的普洱县和随后分设的思茅县,都属于名列前茅。因此,一些出类拔萃的老师就有机会选调进城区学校任教。

我们高中毕业那年,开荣老师也调进了城里的思茅一中。那时候的思茅一中,教学质量在全省都属于佼佼者,几位科任老师更是名声在外。能调入思茅一中的老师,当然都不是等闲之辈。因此,从乡村中学调来的开荣老师,也引起了一些关注。有人就问:李老师哪所大学毕业?开荣老师笑昧昧地回答:芦山大学。人家好奇了,当时没听说过江西庐山还有大学呵。开荣老师再笑昧昧地解释:是思茅的小芦山大学。原来如此!好事者便无话好说。

到了思茅一中,他这位照着参考书解题的老师就没有再教数学,先给他排了语文课,后来就让他专讲历史课,直到退休。

开荣老师在课堂上很少直接批评学生。看到有同学不专心听讲,他会急急走过去,顺着那人视线所及方向看看,然后绘声绘色地问:看什么呢?是窗外有什么知心人吗?还是那头走过的猪?全班哄然大笑,谁也不会走神了。

我们读高中时,翠云一带尚未通电,老师们都得上山砍柴来家用。帮老师砍

柴破柴,是我们那时候周末常做的事。开荣老师也会请一些同学帮着砍柴,随后必定留在家里吃饭。他喜欢喝点小酒,往往会约着能喝的同学一起喝两口,还说没事,在家里可以喝一点。熟悉的同学都知道,他就是希望有人分享一下那口小酒的乐趣。

有一次,开荣老师约我和几个同学上山捡菌子,回来就在他家里吃饭。他亲自动手炒的菌子,也给我们喝了一点酒,大家吃得不亦乐乎。没想到晚上回宿舍后,我和两位同学都呕吐了,还到乡镇卫生院打了点滴,有惊无险过了一关。多年以后说起来,开荣老师还说可能是酒闹的毛病,他自己什么事都没有。

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,有时间回普洱请开荣老师和部分同学小聚过两次。四年前那次,他还挺精神,还是那样健谈。我专门带了一瓶老酒,他现场喝了近二两,说好喝。不敢让他多喝,剩下的给他带回家慢慢品。

去年初我们又请他聚了一次,没想到他走路都需要搀扶了,话明显少了,坐在餐桌上静静地吃饭,酒也只象征性地抿了两小口。

今年春节前回普洱,我想再约开荣老师。老方告诉我,他生病住院了,在ICU病房。我听了心头一紧,急忙和老方一起赶到病房看望。开荣老师静静地躺在那里,双眼紧闭,处于昏迷状态。我摸摸他的额头,有些发烫,拉起他的手,软软的,却没什么反应。他女儿伏在耳边大声说了我们的名字,看着他眼睛动了一下。

清明节前,老方打电话告诉我,开荣老师走了。

我定了定神,想着远方。开荣老师走了,迈着那有点罗圈的腿,一摇一晃,渐行渐远……

开荣老师就在那里,笑昧昧地看着,绘声绘色地说着……

一介布衣名师,小芦山翠云霭霭魂牵梦绕。

几多金声玉振,无量水清流淙淙源远流长。

> 世相

“小可可、小可可!”正和女儿在街上闲逛的我循着熟悉的声音一转头,便看到好久未见的张婶。“可可,快叫奶奶。”我满是惊喜,忙催促身边的女儿。见女儿没反应,我接着提醒道:“这是宝翠奶奶啊!”可七岁的女儿还是一脸茫然。“你们都出来快五年了,那时候可可还小呢。”张婶连忙说道。因为她还有事,我们在路边简单寒暄后就匆匆分别了。看着张婶远去的背影,往日一起相处的时光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
多年前,我从一个镇调到另一个镇的镇政府工作,报到后被安排住到镇兽医站,在那里和兽医站站长张叔和张婶成了一墙之隔的邻居。我刚入住不久,身边的同事就好心提醒我说,张婶是一个有洁癖的人,不太好相处,最好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,还列举了有关她洁癖的事例:只要有人去过她家,她都要把屋子从沙发巾到地板认真清洗一遍;有客人

来家里吃饭,她一般也不烧汤菜,怕汤汁洒得到处都是。我听得有些咋舌,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但也悄悄在心里竖起了一道墙。开始一段时间也仅仅在见面的时候互相打个招呼。

可相处得久了,我才发现,张婶根本不像传言里那般难以接近。她平日里经营着一家十多平米的百货店,还养着猪鸡,种着几块菜地。每天天刚亮,就会听到她切猪草、唤鸡的声音。白天她忙着在柜台前招呼来来往来的顾客,晚饭后趁张叔接替她守铺子的空当,她又忙着侍弄菜地。几块菜地,一年四季都长满了各种不同的时令蔬菜,水灵灵的黄瓜垂在架上,嫩得掐得出水的青菜挤成一簇……令人垂涎欲滴。

我带着女儿自己做饭后,她常常会从地里摘些新鲜蔬菜放在我窗台上:今天是几根水嫩的黄瓜,明天是一把青翠欲滴的青菜,有时候还会配上几个红彤

彤的番茄。除了蔬菜,她总不忘给女儿带些糖果、糕点,用油纸包着,递过来时还会笑着说:“给孩子解解馋。”我过意不去,总想回送点什么,却又不知道送什么合适。她的确爱干净,家里和商铺永远收拾得一尘不染,跟我们聊天时也总习惯性地站着,从不轻易坐别人的凳子。她不说,我也不问,就这么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,却又处处透着熨帖的暖意。

张婶大名叫张宝翠,镇上熟悉的人都爱直呼她的名字,透着股亲切。女儿刚会说话时,也跟着别人喊她“宝翠奶奶”,她听了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只要店里不忙,就会拉着女儿的小手陪她玩。有时教她唱几句跑调的儿歌,有时学小猫小狗叫逗她,女儿被逗得咯咯直笑,她自己也跟着笑,眼里的温柔与慈爱,像对待亲孙女一样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女儿那次发高烧。

那天我下乡工作,手机信号时断时续,听婆婆打电话说孩子病了,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可路程远,根本赶不回来。后来听婆婆说,是张婶一直守在镇医院,给女儿喂水、擦汗,直到烧退了才回店。我回来时,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,心里对张婶的感激,像藤蔓一样悄悄地爬满了心房。

后来,我调去了县城,被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事裹挟着,渐渐和张婶少了联系。只是偶尔在某个安静的午后,或是看到窗台上摆着的蔬菜时,才会突然想起那个总在忙碌的身影,想起她递过来的糖果、窗台上的青菜,想起那段被温暖包裹的时光。

原来有些相遇,哪怕隔着岁月,也依然能在心底留下暖暖的印记。就像张婶,她用自己的方式,在我的记忆里种了一片菜园,如今回想起来,依旧满是绿意与清甜。

## 回忆一位边地老教师

□ 姚国华

## 曾经的邻居张婶

□ 谢琼梅